



石田  
魚門  
著述

方  
大阪繁昌記

初編

全

76  
3197  
1



儿 4  
3091  
1-2

門 7 0  
3197  
卷 1

石田魚門著

# 方大坂繁昌日記

明治九年上月  
版權免計

寶文堂梓

浪華 (浪華) 中子  
少之如之有之那  
少物 (少物) 中子  
少我 (少我) 中子  
少也 (少也) 中子

大坂繁昌日記 初編序

序

野參

夫物之開寓不測之天  
事之化履自然之理托  
物以彰其體隨事以示  
其用如收大鷄蝴蝶之

化吾特依南華可記  
以明其候而已矣知必  
然否今也文明之隱舍故  
趨新之疾其家著的以  
者獨於千日寺墓地見

九城雜記  
補錄  
之乎明治八年乙亥之春  
官有命禁去其佛塔  
墓碑也於是乎香火  
忽滅燃紅袖梵經已絕  
故絃歌寂寥寞寞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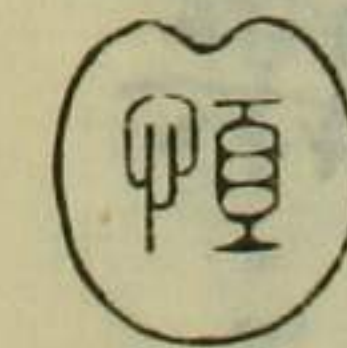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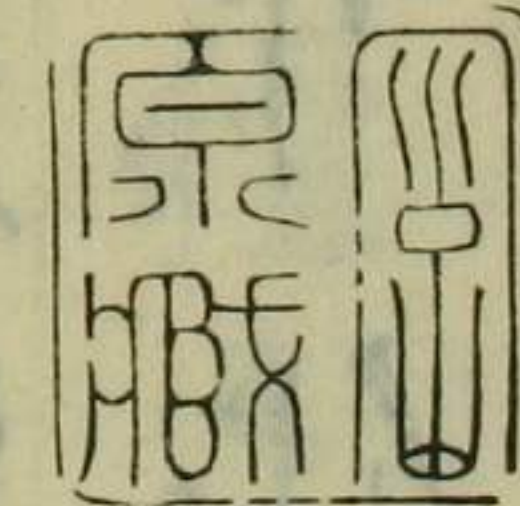
竟化成繁華行樂之  
交喧嗚呼其非化之  
早是以前可想見矣大段  
繁昌記即時成焉  
明治九年九月題於東

大坂繁昌記

京府下礫川竹虛齋南  
窗下

魚門老人

得所瀨恆書



故  
先光清風氏

大正十三年十月  
三日  
先光華氏  
守贈

方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錄

道頓堀

劇場

難波新地

角抵

南地狹斜

新清水

今宮

一心寺

天王寺

大坂繁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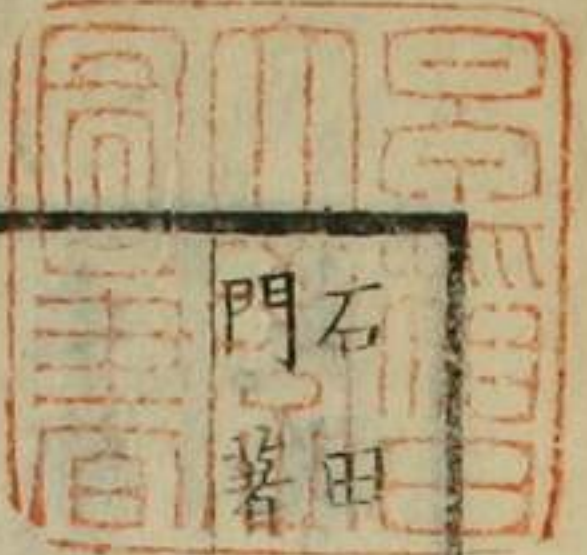
初編序

目錄

門  
ル  
3091  
1

大坂繁昌記  
初編  
目錄

今方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錄終



石田魚門著述

大坂繁昌記初篇

魚門老人著

登臨高臺。寬々煙幾萬。民家賑々地。夫都南之土地者。陽氣滿市廛。幾許居廬相望。高下鱗次。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初而來於此地者。皆蹉々跟々。躡行人狼狽焉。其繁華混雜。難盡於言語也。就中道頓堀。川竹之夕景色。橋々之納涼。都下繁昌之魁者也。難波女之潔白。凝脂之肌膚。穿羅綾纏錦繡珠之鈿玉。之露滴色之黑髮粧飾花之顏。藝妓娼婦。伶官侏儒。有送有迎。芝居側之雜遝混雜。四時

大坂繁昌記 目錄

無絕也。初春十日蛭子之群賽。天王寺之聖靈會。彼岸會。寺社開帳。住吉浦之介鹵。五月御田水無月之車樂神輿。謂蒲團也遊舩之花炮。望月後月。鈔釣蛭拾十夜講。蛭子講。或月每大師巡宵藥師宵庚申大相撲。其餘溝側觀物。生人形。足伎藝。輕業。西洋手妻。西洋眼鏡。西洋曲馬。西洋細工之諸品。夥而難盡筆紙也。吞刀弄丸。走索載竿之曲伎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詠古。珍禽奇獸。虎豹木蠟針毛獸。獼猴貓鼠諸鳥之戲。方今新地滿塞。千日寺之旧地。及法善寺境內。共說教軍談。昔喻俄狂言。皆無非勸善懲惡之諭焉。

矣。且亦方今之新店。西洋水。沸騰水。布引冰。蜜柑。葡萄。薄荷之水。飲夥。其側肆楊枝齒磨已惚鏡。其外翫弄物。香具之類焉。或養婦當行寬而鬻之者多。洗髮小鬟。梳篦。淡粧。婀娜矣。衆俗皆謂江戶子也。其可擬形容也。不可擬心唯接行樂之人士。含艷情。雙眸送迎也。其間雜鬻者。酒鋪。羹店。烹樓。皆莫不極旨味也。以九萬為厚味隨一此混雜群中奔逸絕塵。飛砂土而橫行者。人力車也。世上之千移萬變。使令在古者。顏路不請子之車子。亦買車而不徒行也。實以自由自在之世。太平之恩澤。是以著矣。昔相如題柱曰不乘駟馬之車。復不渡

此橋。余復曰。不乘人力車。不渡日本橋。雖然。余也囊中無錢。如何。徒歌曰。

日本橋邊。車夫叢。約定忽成計。里程誰家嬌。女買健車。纖手細腰。甚得輕。輕重難辭。容難擇。載重乘輕走。縱橫。儒人雖輕。却如重。不重不威學。不精學。不精難乘。駟馬相如。豪放題柱。征駟馬是難。人車易。雖易。轟々道路傾。試問嗟君不知否。肩輿與車孰與平。肩輿穩而催眠好。人車轟々好快行。

傳聞慶長之頃。寂寞曠野之地。安井道頓氏。上書請開一大街。巷以東堀之水。回西而歷堀江。出木津川。

入海官始准其七。閑關功成而及于今。數百年矣。故名曰道頓堀焉。於是乎南方之地。起繁華。一大廓也。其繁華。鳴太平之具。五場演劇。春秋角抵戲。諸々之妓樓也。夫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閑亦大矣。拋其產業。而溺狹邪者。其咎何在。乎非彼之罪也。夫且角抵戲。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勇之所由起也。就中演劇者。勸善懲惡之道。而能摸孝悌之情。扮仁愛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夫其本色也。乎。余嘗謂不泣乎阿波。鳴戶。小娘。別母之條者。復不知。母子恩愛之情者也。



府下之衆人喜觀新劇。各相爭來而填場。壓街其威。不可盡言語也。先開場之始。有三番更之式。式畢而後。以數丈之大幕揭題。其伶宦之定。或姓字者。牽於劇場臺之前。以賑其勺。攔也。伶宦者。打扮其顏。而裝飾其體者。擊拆焉。拆在言方擊也。造物師具方飾舞臺者。擊拆。鳴。院本家。放歌家。音曲家。彈弦家。相調者。擊拆焉。鳴。於是諸伶宦出舞臺。而各着其席者。擊拆焉。擊。謂之擊。擊。不定也。當此時。白奴出幕外。而詳演說伎藝之役。名其音聲。朗辭。達稠人中。而後開場。是則梨園家者。流之定法也。云々。

婦女子之好劇場者。多觀憂患之場。而泣涕以娛也。演劇之戲題。阿波之鳴戸。使婦人泣之甚也。夫其戲作之事也。阿波十郎兵衛夫婦之者。欲尋紛失之劍。而殘娘於其國。變其姿。改其名。來大坂。隱其身。於玉造之邊。而為不正之業也。伶宦為十郎兵衛後者。扮其顏於淨且為阿方。後者。施脂於其顏。為女容。頭上戴紫色。縷。方幅三四寸。謂者。為帽子。俗謂之。於野郎。帽子也。為小。嬢。阿。後者。小。伶宦也。故結其生髮也。以為雜妓之姿。而不用鬢也。

開幕。造物擬功。得寺門前。茶店。自花路。數人出。而為詣。大師。体而入門。內續。而尾僧。妙閑。妙全。出而懋。茶店。乞茶。喰飯。次十郎兵衛。妻於弓。出而懋。茶店。與尼

僧等共約詣大師焉。當此時而自花路戶家之內。唱  
 觀音之詠歌。而八九歲許之小娘。於因根阿鶴也。出  
 而過茶店之邊。而日報謝於頃禮。於是乎。於弓與尼  
 僧等。皆省小娘之美。而可愛各與錢物。問曰。小娘者  
 與父母為頃禮否。娘曰。欲尋其父母。而為頃禮也。妙  
 閑尼問其生國。妙全尼問其父母之名。娘曰。國阿波  
 之德島。父名十郎兵衛。母名阿弓也。十郎兵衛。於弓  
 名是。以此尼僧等。雖不知。阿弓聞之。而驚然。傍觀  
 而為似。不知者。當此時。觀者皆稱善。阿弓之懷。容之  
 好。而感動之。聲不息也。

妙閑亦問所以。尋其父母之本。娘曰。小女幼而雖不

知其事實。傳聞小女之父母。托小女於老婆。而去國  
 矣。小女眷戀父母切也。雖然不知其住處。而尋何之  
 國乎。頃日。風聞在大阪。是以與老婆為頃禮。而尋來  
 處。嗚呼。悲哉。老婆病死於明石之旅宿矣。小女之心  
 當惑焉。然依有情人之助。而華以骸於無緣之寺。而  
 後小女獨尋父母之住處也。此時阿弓。熟視小娘之  
 額。一照之。黑子有其額  
 在焉。驚言。吾娘也乎。憚傍人而不得言。唯含憂情。  
 為似。不知者。懷容。幾千之。觀者皆淳淚於其眼。而感  
 也。動焉。

既而妙閑尼類。促行於阿弓。阿弓託於積氣。而殘跡  
 依小娘之側。喻之曰。汝娘雖欲尋父母。而逢之不知





之至也。於祝義之席有饗應於上使是亦禮也。然於上使之前命酒杯者無禮也乎。兼而可有其用意也。且今日之上使者破肚之檢使也。可有覺悟也。且亦於上使之前而解帶脫衣是亦失禮也。臨破肚之期而曰由良之助者未來我杯未練之至也。實所以武士之可耻也。欵可酒興欵血迷欵也。

大星由良之助。其實大石內藏之義人也。鹽治判官没後集

忠士且夕欲復讎而蟄居於山科竊養銳氣伺時而

後終復讎矣。不可耻豫讓也。雖然不可言於治世之

良臣也。初主人判官蒙將軍家之令昔與大義勤大

職此乃武門之譽也。然由良之助握一國下城之權

柄安居其國而可也乎。何速至鎌倉而親師直以賄

賂而不願教導於主人乎。由良之助自不謂乎。主人

判官短慮故也。夫短慮本痼疾而於其身者大病也。

然欲使此大病人勤此大義之役者以賄賂而不願

其點撥者其事不成。其事不成其國不安穩。故由良

之助自至鎌倉而計此事而不令起復讐之禍者謂

治世之良臣也可也欵。

由良之助丸雪之謎力彌解得甚妙也。由良之助干

隔滂漢之比諭極而拙矣。劣於力彌之頓才也可言。



四十七士之上乎嗚呼忠臣哉驚坂氏且夕迎侍於師直而不違其意竊以妙計親九大夫深入敵中而探大星之淵底若有什麼動靜則飛書而達於師直之館矣盡其心也非他義士輩之所及也且亦當主人師直寢期之時而為忠戰焉粉骨碎身不去其場而討死焉嗚呼忠臣哉

一友人難余曰子之扁知機也乎世人皆是之而子獨非之唯戾世上之人以為扁知機者何乎魚翁曰余非謂義士之非訛其戲作之不善也於義士之忠義者余無所間然也唯取其戲作之齟齬其事實者

以為訛評焉也友人曰子獨雖訛其戲作之非世人皆稱之不歇也魚翁曰稱之不歇者其戲作之無論善不善唯是此義士之忠節是感激焉也夫于閱帳于觀物于詞曲于芝居為義士之事而無不流行也是亦鼓舞此繁昌地而益繁々昌々

自難波新地至法善寺其寺內之兩側有玩弄物之舖肆於陶牛陶犬木猴木兎竹馬竹蛇紙虎紙鳶風車花車錦紙画遠視画摺扇團蓬不倒翁水上浮兒壘籠覆箬梳篦花鈿朶小本草紙倍傳猿鳴復讐狢嫁入剪舌雀話之類其名件夥不可畢數也

余戲題小本草紙

剪舌雀話

往昔某山下有翁與媪。一日翁採薪於山。媪濯衣於川。家固畜小雀。欺其不在。出於籠而喰棚上之糊。媪歸來而怒。剪其舌。放之。翁歸看其空籠。曰。雀何之。媪曰。雀喰糊。故剪其舌而放之。翁愕然為色。曰。一小禽之微。而何責之之酷也。我欲尋其跡而訪。雀之栖處。呼曰。剪舌之雀兒。在何處。々々々々。雀在藪中。而看翁欣然。如相迎之狀。躍々延之。而饗於藪中。飽之以酒肉。且報之以一筐。翁喜曳杖。

携筐而歸入室。而祛幣帛寶貨金銀珠玉溢於其中。翁大悅。媪自傍睢之心深羨之。於是乎媪亦效翁之行。而訪雀之栖處。雀看媪而不喜。然待之以驩意。臨歸出而匱。令以擇焉。媪性貪。各取其重。而且大者負之。歸。遂匱。乃蜈蚣蛇蜘蛛群。然欲迫於媪。媪恐怖而遂就病云。

魚翁曰。初雀兒失其窠。而孤也。翁助之而畜。家啄之。餌之。數月而漸生毛羽矣。然以小過而媪剪其舌。而放之。嗚呼。翁之太慈。而媪之太酷也。以一朝之怒。而失數月之愛矣。雀報之以好惡。



所謂餘慶餘殃。先賢之所諭。黃兒可謂有深意。十日寺埋葬地。忽變而為一大戲藝場。而供遊客之觀。後圍難波之地。一町四面之間。為金比羅社會。議所。而其賑百倍於以前矣。弄釵柔術。口技。講談。吞刀。弄丸。渡索。載竿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諱話。珍禽。奇獸。獼猴。貓鼠。諸鳥之戲。無不有焉。衆人群而如堵。墻自其隙觀之。初以一手弄二丸。尋益一丸。而兩手弄三丸。一丸常在空中。其及疾者。併三丸而不任空中。不住地上。不在手裏。不在三處。亦不住一處。復益一雞卵。與一粒菽。併弄之。或以盤盂廁之。或以杯水。

同弄之。移日未嘗有失。弄畢而後。衆人皆稱善。各投錢而去矣。

余歎曰。巧哉神乎。雖多天下之伎。其誰與渠爭能乎。傍人曰。嗚呼。惜哉。以渠之伎巧。施它事。其身安而可得多財。若是賤業。屈貧窮而屑々者。何哉。余曰。子雖達也。知其一。未知其二。余明告子。凡天下之人。無不有業。豈唯民哉。自天子以下。至庶人。其業各不同。所勞亦殊。有勞力者。有勞心者。勞心者為君子。勞力者為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我觀之。皆所以治生也。夫人心皆不同。百人百樣。千人千樣。其所向殊。方以渠

賤業易世正業猶斷。鷹脰續息脰也。君子豈為之乎。  
 人各有能。有不能。弄丸者渠所能也。賈術以爭。錐刀  
 之利者渠所不能也。今子以它人之能責渠不能者。  
 非也乎。取以產語之。謙論以喻傍人。衆人皆感而默。  
 千日前。樽竹柱。懸蘆箔。而鬻於糴糖糕。胡餅。包子。牢  
 丸。鍊子之類也。其左右之街頭。酒舖。羹店。烹樓。雜居  
 而待遊客之來。飲而斫其鮮新。供之膾炙羹臠。皆莫  
 不極旨味也。其外多少之小店。皆養置。鱒鯉鰻鯪之  
 類。以待不時之需焉。泥鱮團魚之羹。紅鬚青鱗之鮓。  
 鱸魚之蒲燒。諸色之海味。諸品之素食。下酒下飯之

下物件々群鬻而開焉。縱橫之遊客。填行路。塞街巷。  
 人。力車。荷車。大。小車。衝其間。而殆難急行也。諸邦之  
 遊客。從此處。散步。而到諸處。  
 難波新地之南北。街頭一帶。酒舖。羹店。揚弓。肆烹樓。  
 茶店。詔床。兒童戲。數。柵觀物。鱗次。櫛比。雜錯其間。雜  
 藝。演史。說話。謎懸。歌。譚。話。女。史。詞。曲。或吞刀。走索。馳  
 馬。珍禽。奇獸。追時。獻新都。自難波。至高津。之間。諸々  
 繁榮。繁華。盛而鳴。大都會。至極之地也。乎。東千日前。  
 之數。棚。觀物。鱗次。當西溝。側。諸々。觀物。生人形。輕業  
 種。物。細工。相對。而盛。七。評判。其南裏。街。有角。狹。戲之

常小屋。而每歲春秋諸國之力士相聚以角力開場。馬府下之富戶豪家有鑒愛之力士者。各以錦緞。布金錢。酒肉米炭。等之諸物贈之。或懸數丈之紅幟。以大書揭題。其呼名賑其場焉。姪士之呼名。有以強勇壯剛之物者。或亦下有以猛獸之名者。各有其不一樣也。猪名川。千田川。谷風。小野川。九紋龍。雷電。稻妻。阿武松。此類也。

夫為角牴之業。不容易也。苦其筋骨。勞其心神。一朝一夕之非所能致也。雖質朴不文剛毅不撓者。教育其門弟。以仁其接。人間專節操。純直事任。俠走人。急以義。又或其臨角牴場。向對手。以禮。而雄角力。以勇。

投倒對手。以智。一無不合道也。余傳聞。攝州池田。力士猪名川者。能守道。以為其業。故作傳。而日記焉。

力士猪名川傳

攝州池田。有力士猪名川者。幼喪父。養於母。其為久温。沌潤。孝其骸。幹偉大。強力剛勇。能擊石數百斤。而神色自若。竟以角牴而起。其身能使其母安穩也。初猪名川。欲就其業也。黎明發其鄉。日至大坂。而習其業也。大坂與池田。相距五里。程其往還。駿捷。一時間。而到還家。直至於釀酒家。而力作。給資養焉。釀酒家主人憐其志。養其母於己家。欲使

九城傳記  
猪名川託大阪北新地娼家某者而學其業焉。曰是猪名川。雖得其便還有不適其意竊謂吾委心於此業而混賤業遊惰之中。為蕩客治人。取履是為丈夫者之所耻也。雖然吾不取之履則接主人必親取之。吾已託身於彼而何忍袖手而傍觀之乎。夫勞心難忍。勞力易為。吾將為易為。復飯池田日往返大阪如初。既比終三年而其名聞海內。時明和八年辛卯八月大開角牴場於堀江都下。喧傳觀者麇至。當此之時猪名川之對手千田川者。病卧代之。以鍊嶽鍊嶽者關東第一之強力。而其

名噪於天下矣。是以數萬之觀者。欲見其雌雄而雜還於其場。於是兩雄角力。終投鍊嶽於場外。混於砂土。眾人皆感賞猪名川之名。遂滿天下矣。凡角牴之力士。年老者不復上場。而總督角牴之事者。名為頭取。乃角牴之長也。猪名川既守功成身退之確言。退而為角牴之長。構居於堀江。稱藤島政右衛門。營產為大賈。畜財至鉅萬。至今江戸堀有干鱒商賈。虎屋政右衛門者。其子孫也。云々。魚翁曰。夫猪名川者。可謂奇丈夫矣。事其母而親愛純孝。接他人而恭敬溫潤。混放佚無賴之徒。而

質直精悍。非兵尋常角抵之輩。可同日而語者也。然後世劇部詞曲者。演猪名川之事。真假淆亂焉。是以余為作其傳。而述其事實焉。

友人鷲峯來原沈安評曰。力士而如此。讀書以仁義自任者。讀之能無耻乎。

府下好角抵者夥矣。與好芝居者則相反而皆強壯不屈之徒也。競來而傾都。雜遝街頭。彈壓道傍。其喧闐紛挐。殆夷難波新地。肆此亦繁華之一熱鬧也。其場之屋上築小棚格。以為標望。其高丈餘。其四面張布幕。以條截紙製大毬植小竿。上建棚格之左右稱

之於梵天。以象日月。每晚一奴上棚格。擊太鼓而達諸方也。開場之始。擊之謂寄太鼓。放場之終。擊之謂果太鼓。雙撥修細。繫點急郎。聲徹萬戶。宛轉極工者。作走珠鳴盤之妙也。

場之圍。凡三十五六間。四面。其正面有三所之出入口。在正中者。謂鼠木戶。其在左右而廣者。謂大木戶。其圍中之四方。構於二重之棧。敷其中央。設土壇。其中以上豚十六。敷作圓形。圓形之中。二間有二尺。是為定法。其四隅各樹大柱。以猩狸掩之。斜卷以霜布。紅白互露。以小幕繚

柱之頂上謂之於水引乃自北方卷初而復至北方  
 而納北一方為坎角牝老謂角牝之長也壇場分力  
 士於東西各座左隅而察雙一方之輸贏焉右隅各置  
 提水桶其柱掛截紙數片謂之於力也而掛弓矢強之  
 三品於柱頂俗以先進者為賣以後進者為買此  
 豚之內徧播清沙行司着肩襪揭下裳持漢團扇而  
 特立於壇之中央東西之呼奴西京大改日觸揚白  
 簷放聲表力士之稱號自東方金剛力士進出而上  
 壇自西方布袋力士出而徐至柱下以水漱採力紙  
 以拭吻或拭脇汗相背佝僂揮手擊兩膝頭專為試

力之狀而再蹈脚而蹲練口壇上之登口有土行司  
 擊漢團扇而稱力士之呼號雙方進出於場之中央  
 而蹲當此時數萬之觀者警發愛者曰大丈夫曰豪  
 傑曰好男子曰男一匹也雙方為禮容止息窺於是  
 乎行司揮配扇於兩雄睥睨之際注目良久忽掣配  
 扇放一喝於是兩雄起而爭雌雄或合或放三戰四  
 戰餓虎嬌龍鳥伸燕飛霍啄息沒首四術檢反掛十二  
 之手一術有二十手也而互盡秘術未決勝敗全身汗  
 滴而玉生煙矣行司提配扇而周旋於壇上洞視協  
 四術之業乎否較有間而金剛力士投倒布袋力士

大坂繁昌記 初編

其六

於壇上其身體以團々、鴻大、輾轉而墜於壇外。於是數萬之觀者、賞譽之聲、與嗤嘲之聲、共雜而響。天與地暫鳴、動不止也。金剛力士為自得之顏而蹲、練口行司擊配扇、稱之曰、今日之勝負、角牴某國之住人某也。  
以号授之。於是力士為弓取之式禮。  
 力士之列有最手、閑脇、小結等之目。謂之於三役也。褒賞最手之勝者、以方。其次、以矢。又其次、以弦也。此式皆在角牴畢之日。乃行司演述角牴之由来。源為朝之弓、故事焉。  
 近世肉喰盛、開画成楓樹。牡丹花於行燈為標望而

鬻猪鹿之肉、店夥矣。賣牛肉者、画桃花於行燈、而可為標望也。放牛於桃林之野也。黑頭涅衣斷髮之人、群來飽食、喧々、觀標望而曰、賣鹿肉、画楓樹、以為標望者、可也。賣猪肉、画牡丹花、以為標望者、不可也乎。画牡丹花、為標望者、可賣印度獅之肉也。賣猪肉之標望者、画萩而可乎。是乃猪與獅、以和訓而誤也。雖然、不知賣真獅肉乎。否、先可繫之。斬髮兵士、五六輩、入其店、而有默而繫之者。或曰、菜多而肉少。亦曰、菜而已、無肉。是乃可為敬獅也。  
 道頓堀日本橋東、櫃上通。高津裏阪之間、尤繁花雜

還之地也。連軒販賣家肆々擲比饅頭粟染河漏酒脯鮮魚早酥戶々相對牌帷翻々矣。兩箇井側燒芋媪當泥爐書行燈曰八里半。開化一新而書十三里甘也。行人觀之曰八里半者取義於近九里也。余素知之十三里甘者余未解之也。傍人曰是乃可甘於九里四里之義也。

鬻餅娘者腰短床題其筐曰魁春堂田舎交代之兵卒。放学之日。真貫蟻集喋々評道賣梅花而魁春堂聞得賣餅而魁春堂未聞斬髮兵卒有傍而道汝不知乎。官行一新僥倖之民之令而天下皆化之是以

薄俸無役之庸士。傍營高賈之業。以為生產之助。聞遠國之學士先生被廢止於其國。遠來大阪授教之暇。製養以鬻之。曰是受業之生徒等。呼友而蟻集於甘味勝矣。才智乎哉。先生教童而賣其名。養而得其利。其妙計先於人焉。是則魁春堂之義也乎。題之詩曰。

授讀餘間養製催。梅花何及素香開。新蒸顯々魁春玉。紅白粲然筐裡堆。

南方之極々。南方之極。突元有山曰清水。裏坂迂而表亦不峻。堂前之舞臺。架岸而起。南面遠望。豁達使



人魂飛尾屋遮離坊巷條達有窺遠視鏡者曰近而  
 黑者住吉浦之高燈籠也遠而翠者淡路嶼山也天  
 保山也松島也異人館外砵立者區役所之棟梁也  
 竿頭飄紅無數星散風景優美都下魁矣春詠花夏  
 納涼秋蟲聲冬積雪四時異眺望朝暮變景色風帆  
 來往漁舟出沒斜陽曉靄春風暢和遠山之霞遮眼  
 長堤之花惱心晴日之濃抹雨天之冷粧其勝景其  
 壯觀非余拙筆可得而盡也  
 每歲二月彼岸之法會於天王寺專唱大念佛俗謂  
 之於生靈也此日府下之士女相競觀此法會袿服

靚裝各鬪其美而市巷往來如織也率童子童女之  
 群弟子者筆蹟先生誘門生也童子五六人冠者七  
 八人往々詠先生之惡詩者儒先生伴門弟也各佩  
 瓢酒與短冊挾往々考感天泣鬼神之和歌者國學  
 宗匠後門人也菊萱容之和尚率戀童往焉了竹風  
 之医者伴青衿往焉其群俗雜速中梨園之伶官數  
 人携妙妓五六人續々而至焉奢華艷曳都冶頗極  
 是皆方今名優道頓堀川竹之藝妓絕品者也  
 夫道頓堀川行者柳巷巷街地日費千金尤盛之至  
 也九郎右衛門街頭綺羅之叢曲中青樓神媛之窟

香艷群嬌之妓女接袂風流俊俏之蕩郎比肩歌來  
遊此廓者命人力車或亦乘猪牙舟雖異水陸頑  
齊飛者人力與猪牙也亦徒行而至者夥矣余以不  
從大夫之後徒行而至觀焉有迎客之來者有送客  
之返者其廓中之繁榮混雜難盡於言語也

日本橋相合橋太左衛門橋戎橋大黒橋往々給人  
力車車夫相聚而送遊客於各處府下之廣大急行  
之便非人力車難達其處也故諸街頭繁雜康莊往  
々有車夫對行人叫呼催聲促車焉乘客而急行其  
雄奔之疾雖繁雜群集之中巧走妙通駿足絕塵飛

車拔群東坊西廓輕走如翫南街北巷縱橫如織五  
十步百步遲疾緩健皆在值之高卑是以商賈伴頭  
恐閉戶者托急車買駿足計程定值值之外益益又  
與庾而早歸矣是實開化一新之潤澤乎哉

道頓堀岸頭混浴堂有數家就中惠比須湯者廓中  
之巨擊者乎自蚤朝至深夜浴客群來殆不絕混雜  
沸湯衣帶狼藉無容脚之地矣方今一新不使男女  
為同浴故分畫一堂而築左男右女之浴場當兩戶  
間之正面而供高床伴頭座焉頭廬叔孔凡誠事為  
偷兒左顧右省爛眼而施氣焉雖男女之入口別左

右至浴場隔板屏而隣焉。分水舟之半男女通用之也。

崇朝混雜止男湯之浴客罕而女湯混雜聲聲

々笑語啞々左褰紅裙右抱浴衣者畧服者正衣者

亦裂口吻使楊木者睡起之殘粧班而亂鬢橫釵者

等數人各脫衣帶而納衣閣相至柘榴口浴客俯而

蹲而洗去其不潔能潤澤其身澡其肌温其膚而投

於湯槽也。小娃壓翠鬟以紅綃者五六輩皆就伴頭

求糠袋各爭先而闌入都一浴而踞外板地澡五摩

垢洗脊而嬉笑前夕之客以隱語聒々話喋々談或

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浪波其混雜不可謂也橫坊声

妓新道外妾紫妙紅妹嬰婢携兒往扶老婆至乳母

與惡婆喋々談妙與妹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辨

戸長是非訕伍閻長短訾吾新婦許我舊主法善寺

金比羅長町昆沙門併說及其靈驗久千磨其顏飽

百剔其面雖令至於費其糠破其袋剔其厚皮放清

光何能有洗心滌之以令六根清淨者乎湯盤銘曰

苟日新日々新又日新庶幾都人是思之

櫻花盛開映画樓之時必惱蕩心是以少年子易狂

心之徒動誤為春雲被誘和粉香脂膩飲為被底之

鴛鴦也。往古曰有女郎之誠與雞卵之角者。三十日真九月夜之語。方今不虐也。然則方今之女郎有實乎。否。我未聞之也。古語曰。誰謂傾城無寶。平井權八小紫。殘目黑比翼塚。是此權八而已。無此小紫者。可尋常之賊徒也。乃以小紫之美名及權八。是以其名自清遠矣。嗚呼小紫實郎婦也。雖雜輕薄狹邪之中。其心不殺為死。以高其郎義。可歎賞也。

俚歌曰。男美麗而費累鉅萬。曰是婦女戀々也者。仙

臺候。不殺高雄也。夫高雄為情男。後木鳴也。守郎義。雖

王候貴人被嬖。幸不破其操。不榮富貴。不羨良家高

其郎守其貞而死。是復可歎賞也。後世效顰其操。而起其名者。花扇揚卷尾上浦里也。是等皆負淑而守信。為情男。經多少之辛苦。委其身而盡其郎義。殘其美名於人口者也。其餘又有為孝養父母。一旦雖沈其身於苦海。不失其情實。而能勤終。遂情願。除其券從良家。善其終者。然至後世而薄情之者多。皆溺狹邪之惡風。倍而飽諸淫風。自至飄蕩。動私耦。狹邪之博徒。惡漢。又梨園之美少。伶而朝奔夕匿。狂蕩。誤其身者也。元來色界遊墮之徒。懷手而貪金錢。狡惡奸黠者。多而復不一樣也。慮之慮之。少年子。必惑溺娼

妓之戀情而莫踣迷於狹邪之街焉。

魚門老人呻吟曰

廓中之奸媚。能練熟偽情者。觀黃金郎則親愛之。務以奸計深沈其偽情之淵而陷其術中也。黃郎不知有其伎倆而終贖出其媚以為外妾然落藉僅半年或期年而使黃郎生厭心而為被放遣之計。返狹邪再汲煙華之流者。廓中稱而為有妙計女軍師也。其奸黠之甚可憎也。夫少年子之惑溺女色者不知其女謀而散財誤身終及窮窶不自勝也。嗚呼愚乎哉。實女色可惡者也。不知女色之

可惡而溺狹邪者雖未嘗窮窶卒必窮窶然後知其可惡則已暮矣。故患至而救之不若豫防之之裕也。余自壯年之時飄蕩困身而後漸知五十九年之非而發此懺悔雖欲寡其過嗚呼遲乎哉。南地之極曰今宮。今宮有神曰蛭子。世人平日無運脚而祈之假令雖祈之平生不被聞用故皆謂聾蛭子也。每歲一月九日十日限而與福是以輻々湊々來萃求福夥矣。其蛭子神社向尻於大阪而不顧雖不顧不仰大坂之賽錢福神欠小遣錢乎是以則未知蛭子與富於人乎。人與富於蛭子乎。是此兩日之

賽錢積如山以一日之福為一年之富矣然則先欲與之者欲求之也神之格不可測夫世人運脚者可厭乎哉 有詩曰

求富紛々賽福神祈情多是貪心人更違今日平生算拋却真金買假銀

奇妙頂禮一心禮拜一心念佛一心寺淨土淨地精淨之庭盛說專修念佛及圓頓菩薩之大戒每歲一月自十九日至廿五日僧徒大張法筵修其忌辰是以老若男女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戀蜜也於是乎本坊竈厦之傍設机床而有開茶店之老媪能馴參

詣之眾人而為世事賣饅頭羊羹糝品糠品以饒舌是此數景雖陳紅累綠是皆非精製物唯老媪甜語噉數景啜茶喋々聒々辨近隣之長短訕已新婦評真宗說經譽祖師功德併說及其靈驗可謂靈場之談叢也是亦鼓舞寺院之繁昌者也

四天王寺者佛法最初之靈地而聖德太子之闕基也當大坂府內之巽方而巍々然如擎天幻出一奇樓者是乃五重宝塔也白日朗々夕闕無障是以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七堂伽藍之莊嚴龜水猫門之奇瑞誰不仰之乎今茲明治八乙亥之春太子堂

再建落成焉。其靈驗之新。都人群參。殆無虛刻。億兆之人。民男女。魚貫齎至。禮拜頓首。白佛而言。家內安。全。息才延命。双親壯健。百年長壽。一人女子。閉眼合。掌。曰。金簪玉擲。連博多織帶。不日買得。復伏願。小女。所愛俳優。實川延若。萬福々々。其傍蹲禮拜。洋學生。曰。余折節從洋學先生。受英吉利文典。拔隊龍圖解。之書。其稱秘訣者。其實皆如放屁者也。然立誓誣神。近來傳此屁。奴許多之金錢。是皆紙上之空談。傲然欺世。欺人。今而思之。神驚汗出。自知其罪之重。傳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科子孫繁昌。終弥勒之世。活。

太平之澤。是祈漢學生。蹲其側。禮拜曰。余幼讀儒書。大學中庸。徒辨異同。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唯賣虛名。而周旋自思。是所謂書中之魚耳。然近世皆專窮理。而知漢學之迂遠也。如余之庸儒者。不被用也。冀皇太子垂慈悲之心。而救余困窮。其言未畢。一僧從其傍低聲曰。貧道亦佛家之罪人。衆善不奉。諸惡業不滅。皇太子之面前。便知莫罪。可紓儒先生如何而可也乎。先生曰。我躬不閱。豈遑恤子乎。僧曰。雖然。爲余垂憐。先生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和尚大息而去。

今茲明治八乙亥五月三十日皇太子運靈趾於東京而欲開靈帳也尊龕莊嚴銜德裝威萬點金銀衆星煌々幟竿林列繡文作記号何講何組結行排陳歸其德依其靈信仰講中爭而供物連老併幼陸續連行其欲來觀衆倍濤々翻浪飛砂捲潮混雜群集裏街湧山是非萬國輻湊之地者爭得如斯繁昌雜還乎

大阪繁昌記初編終

今方大阪繁昌記 二編 三編 目次

此編ハ西ヨリ北ニ筆ヲ始メ木津川ヨリ自由亭ノ

眺望松島廓附納涼雜喉場永代濱阿弥陀池寄落語足力輕業鼠

賣新町廓四ツ橋煙管店安治川江子島府廳北堀江廓中戎

樓經座大佛島元富島落語砂場附蕎麥屋傳○從是東成郡之

部高津生菟浮瀬寺町○三編造幣寮京橋市川魚天滿

橋市側天神社境内茶店西洋泷騰水店大天滿寺

町大融寺露天神於初天北野天神三番菽蒸氣車堂

島米市中之島裁判所柳川旧館寄場菽旧館跡大川

鮎釣西京へ鏡道ニテ筆ヲ止ム四編五編ニ至テハ



東ヨリ筆ヲ起シ船場及島ノ内ノ景況ヲ記ス出版  
近キニ有リ四方君子購求有テ高評ヲ仰ク

明治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版權免許  
同 十年二月 出版

定價廿錢

著者

和歌山縣平民  
石田魚門

東京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  
金富町卅三番地寄留

大坂府平民

出版人  
大野木 市兵衛

第三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  
壹町目七番地

